

四庫類書叢刊

荆川稗編
三



四庫類書叢刊

荆川稗編

（明）唐順之編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群編卷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具 瓊
主事臣祁領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

群編卷八十七

明 唐順之 撰

總論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必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能強者也太王居岐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七

首而激泰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欒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漢之禍凡六變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二

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此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搃後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也四王者皆不能然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

而匈奴之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在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匈奴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釁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然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表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而士夫相與搢脫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謀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二

宦官既誅無遺顧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為之應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方寬而驟猛歟意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

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論土崩瓦解之勢

徐樂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秦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

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遽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論土崩瓦解食魚爛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食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食者其受患在外寇以及於內秦之於六國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在內寇以及於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繼之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故陳

涉孝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鼂錯削地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據尺寸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寇陷河朔覆兩京然不數年而卒破滅益唐漢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雖有東閭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謂瓦解齊楚韓魏趙燕之師約從而攻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六

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奔逐北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擗肌及骨而六國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蠶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說倭結為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用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董卓曹操漢祚衰全忠騁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而卒至于不

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之禍大蠶食之禍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在於土崩而不在于瓦解蠶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蠭起而有瓦解蠶食之勢然當救之使不至於土崩魚爛猶庶幾乎其可為也不然禍可勝既哉

論變亂生於所忽

失名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置侯守廢名城殺豪俊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七

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於前吳楚七國變於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絕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為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貴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閹宦擅權蠶蠲之禍興而

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
威加於夏矣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
章楊氏乃以女寵扇禍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
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
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鑒藩鎮之弊無削其權一切
任以丈吏尺地一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無尾大不
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
為敵隣西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於前代遠甚而金人乘
間竊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矣自秦漢以來
規摹計畫創立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
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為變故者
皆出於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
不可以人力為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
於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蓋雖聖
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太公

為政於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弒之臣周公為
政於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於陵遲之漸三代封建
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
患禍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使然也惟
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
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
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
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論保天下之志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興有一國者
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蓋志者氣之帥而事
功之所基也有志主於中然後見於外者必求所以保
之之人而賢材於此乎進用必圖所以保之之具而政
事於此乎修舉人民在所捐循之而害民者必除土地
在所固守之而侵地者必却隨其所保之大小而大以
主小以霸則其志之不同也至於懦而無立志竊竊然

惟以保身為計賢材政事土地人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及一國雖欲保身亦不可得矣昔日武王助上帝以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衛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興帝王之業於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也昔者齊小白曰先公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十

志小者不可以語大志近者不可與謀遠志錐刀之利者不足與論萬金之儲志繁囂之食者不足與議太牢之味而況於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哉書曰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保民嗚呼君人者尚志取其先務也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李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十一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為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虛寒則必以熱藥補焉熱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涼之病在實熱則必以寒藥瀉焉寒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於痢而治強陽者必至於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為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於張良良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

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亦易散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致於叛而謀如此者其意以謂楚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徐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叛漢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秦人與諸起之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弭亂其可得乎嗚呼安得以子房圍陵之策告之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

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宜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臻天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者何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駭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處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親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古

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使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與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當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逃遁而不敢追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棊以觀習天下風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五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綺傾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銑於鉤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穀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兩漢論

蘇轍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鯁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

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以至於天下之不覲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惇惇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扭天下之畏已而反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仇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

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予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焉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威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晉書

干寶

晉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業之初嘗重軍固鼎謀屢中速服與於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

米拔故賢思底懷大小軍力爾乃取鄧艾於叢隙引周

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

孫內夷曹集外襲王陵神暑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

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景王承基文王繼

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

擾而許洛不震咸熙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

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武帝遂享皇極仁以

欽定四庫全書

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

悅勳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仗王杜之法役不二時江湘來

同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誘雖太

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

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

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

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

成桀黠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於勢利內外混淆庶官

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

於四方方獻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

傾之於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

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

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斬起之寇

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來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

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

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

虐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

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

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杆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

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數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勸禮小人盡力康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習慣故其民有見危以投命而不求生以宮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德道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能輔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貴者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

傳服衿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早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昔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拔於三代宜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復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造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卿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狃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

頌筆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更其倚仗虛曠
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
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嗤然以爲厭塵矣由是毀譽亂於
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
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
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
風塵者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貢著崇
讓而莫之省子推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粧櫛織紵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七

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
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佚之過不拘妬忌
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
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
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煥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帥尹之多僻考
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恩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

有震賈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秦錢
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
治之卒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甌必
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
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懸帝奔播之後徒廁
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
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唐論

曾 鞏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七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
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
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
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效先王之法而
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
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
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
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

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祖席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象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主

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賣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數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格也太

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虞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主

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為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又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

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城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狄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顧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

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